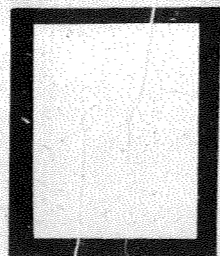


# 春天爲什麼要走



昭釘

是誰的旨意，讓春天來臨？又是誰的旨意要春天離去？春天來了又爲什麼要走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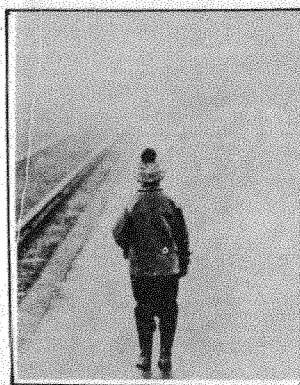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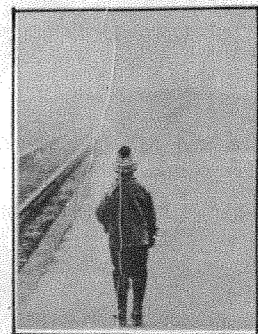
是誰搖落了滿地的花瓣？是誰遺棄了初生的幼苗？是誰讓炙熱的烈日煎熬這一片花草？你不珍惜的却是我辛苦的結晶，你踐踏的正是我的一灘心血。小草們奮力的長大，你却嫌它太過茂密，看著一片禿禿的沙灘，你又嫌它缺少綠意。

該是分手的時候了；該還你的我都會還你。你不必驚訝，也不用憤怒，因爲我已經問心無愧。此時抽身而退，不該怪我無情無義。我是「全有全無律」的奉行者，現在既然無法全有，也就別無選擇。我不知道誰該是後悔的人？我也不知道受傷害的人是誰？我更不知道是否有人獲益？如果這其中存有一絲的好處，那也值得；如果這一絲的好處讓一方獨享，這又太自私；如果這其中只有害處，那這樣作又是何苦？

在這些日子裡，我曾經懇切的想抓住什

麼？給你什麼？然而，一切的心機與努力都落空，使我感到十分灰心——死心。我不曉得這一層隔閡從何而生？我不曉得爲什麼誠心誠意，竟然會受到排斥？我不曉得爲什麼有人不知愛惜？我不曉得犧牲一切給我心中的理想有什麼錯？我不曉得忠心的狗該得到什麼樣的獎勵？我不曉得欺騙友誼的人該判什麼罪？我不曉得「自古多情空餘恨」是什麼下場？我不曉得第三運動定律爲什麼不適用於你、我？我不曉得施與受之間會有這麼大的誤會？我不曉得爲什麼我手上的麥湯，你會看成是毒液？我不曉得你爲什麼視我如虎狼？我只知道默默的給你照顧；我只知道費盡心力對在愛護，我只知道盲目的奉獻；我只知道愛心是你所需要的；我只知道你不能受任何人的傷害；我只知道我能給的都付給你；我只知道我們應如手如足；我只知道我們曾去龍山寺立誓；我只知道一本於忠；我只知道待人以誠。我現在知道——我們完了。

這句話我忍了不下一百次，這次終於讓



它脫口而出。我也是忍受著錐心之痛。這對我而言，無異於斷腕、挖目。可是終仍難免於如此。如今，我已成了殘廢，分辨不出眼前的你，也感覺不出自己仍有體溫。我還希望一併也聾了。這樣子我可以安安靜靜的生活在自己的天地，不會再有春天肯來，也不會再有斷腕、挖目的日子。

幼稚有時不一定就無知。就像我很幼稚，你很無知一樣。我不是你，你也不是我。幼稚有時則又是無知。就像你心中的我，我心中的你一樣——彼此嘲弄。本來分手是不必相怨的，但是幾經波折之後，我覺得自己也漸漸庸俗了，俗不可耐。所以我要抱怨：爲什麼你要遇上我，而我也遇上你？爲什麼要有那一個長談的夜晚？爲什麼你是你而我已經不是我了？爲什麼值錢的都變不值錢了？爲什麼當著神明所立的誓，這麼輕易就可以推翻？爲什麼一切的人事已全非？爲什麼我感到世界末日已來臨而你還能開懷大笑？爲什麼我越來越喜歡黑夜？爲什麼我喜歡淋雨？爲什麼我整日愁眉不展？爲什麼我變得孤

僻？爲什麼……爲什麼我有這麼多「爲什麼」？爲什麼你怕我問你爲什麼？爲什麼？爲什麼？我還是要問：爲什麼？你怕，你儘可以逃得遠遠的，躲得隱隱密密的，不必讓我知道，我也不想再找到你，就如同我不願再遇上春天一樣。去吧！你自由了。

春來了，春是要走的。今天，我們的友誼也崩散在潮流裡漂浮。我們漠然而別，是否懷著愧咎，你我的感受可能不同。但是，終有一天，一切都會歸於平靜，證明現在的種種都是白費心思。

既然春天要走，我也無法挽留。雖然我會感到惋惜，但是春天畢竟是要走的。春天堅決的要走，又豈是我的錯？讓她去吧！這一個春天走了，才會有另一個春天。不，我不想再遇上另一個春天，即使春天會再來，我也不再痴痴的沈迷。春風固然可人，却是迷魂的毒藥。多少人在春風中就誤了，多少人對春風著了迷？到頭却是遭到同樣的命運——愚弄，遺棄一空留回憶。